

卷之五

韓非子卷第十一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①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必子也。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田鳩對荆王也。故墨子爲木鳶。謳吟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在聖主之。以獨知也。

②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爲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爲關。則射者皆如羿也。人主

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論有迂深闊大。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故務下鮑介墨翟。皆堅瓠也。且虞慶誦匠也。而屋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

三夫挾相為則責望自為則事行。故父子或然。譟取庸作者。進美美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勾踐之稱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膠實而

吮傷。且先王之賦頌。鍾鼎之銘。皆潘吾之跡。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杜之諺。目辭說也。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鄭縣人得車輓也。衛人佐弋也。十子妻為弊袴也。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有其所為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為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

修即指字之化脩
証考脩之証力修身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
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能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
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不畜之於君故中章胥已
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
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托慕者國之
錘此三士者言襲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
令之民也二君之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
繩外民也二君又何禮之禮之當亡且居學之士
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用禮之則惰修耕戰之

禮也

威後曰畏義凡下又

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國安則尊顯危則為屈公
之威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故明主論李疵視
中山也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傳說之以無衣紫子
產之以鄭簡宋襄責之以尊厚耕戰夫不明分不
責誠而以躬親蒞下且為下走睡臥與夫揜弊微
服孔丘不知故稱猶孟鄒君不知故先自僂明主
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

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表信。如曾子殺彘也。患在尊厲。王擊警鼓。與李悝設兩和也。

右經

①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

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

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輓。拙爲鳶。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已。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②宋人有請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者。必三

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冶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爲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治人也。無以爲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冶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一曰。好微巧。衛人曰。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

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爲棘削之。曰。以削。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

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

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夫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以五寸爲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爲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之以功而譽其行。此人

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爲不灰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灰。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灰。安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堯同年。

其一人曰我與堯同年。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訣。以後息者爲勝耳。

客有爲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莢者

髹莢黑色言不明也

類類類之
函

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畫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賢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為也。曰。然。穀將以欲弃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虞慶為屋。謂匠人曰。屋太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虞慶曰不然。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虞慶曰不然。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

此言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賢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為也曰然穀將以欲弃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則輕。椽燥則直。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詘。爲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爲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曰。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范且曰。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旬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

工人窮也。爲之。弓折。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艷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

范且虞慶者。爲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爲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

是賢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爲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以木爲戲。然至日晚。必歸饑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爲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然而秦強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③人爲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爲而不周於爲已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巧而正。畦陌疇時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爲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爲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爲心。則父

子離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爲民誅之。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握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爲民誅之。

蔡女爲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爲規也。桓

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爲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爲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讎之實。

吳起爲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爲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

小徑渭水注引文
抄拍作節相

趙主父令工施鈎梯而緣潘吾刻踈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

秦昭王令工施鈎梯而上華山以松栢之心為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

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

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

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

臥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

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

為君行詐偽以反國者眾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

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攘擻而置

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不與我治之與

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為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

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

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

也對曰此車輓也俄又復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輓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輓今又曰車輓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鬪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襖麾之鳥驚而不射也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爲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酌則唾之亦效唾之一

曰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旣雕旣琢還歸其璞

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

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
燕相白王。犬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
學者多似此類。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
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
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
無自信也。

④王登爲中牟令。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
章胥已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

子見之。我將爲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
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
襄主曰。我取登。旣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
目之。是耳目人絕無已也。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
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賣宅園而隨文
學者。邑之半。

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
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
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鍾矣。

鍾一本作鍾
未解

補
子見之
知者
命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
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
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
隘巷之士。以十數。仇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
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
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陣。上尊學者。下
士居朝。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陣者。則兵弱
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

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代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
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⑤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

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

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何不

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

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却。吾惡紫臭。公曰。諾

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

內莫衣紫也。一曰。齊王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

任防以東方丁
五月廿四日
石印山
下試力不
義存存存
義因

五素不

五素不得一些。紫齊王患紫鬣。傳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王請自解紫衣而朝。羣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小國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鄭簡公謂

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鍾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李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旣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強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重傷。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

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陳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爲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陳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歿，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爲上，服戰，鴈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遊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歿，恐

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擇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也，睡不亦宜乎？

孔子曰：爲人君者猶于孟也，民猶水也。孟方水方，孟

園水園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覺。鄒君患之。問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覺。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為百姓服度以禁之。乃斷纓出以示民。是先戮以蒞民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

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曰。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

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謂。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

謂。申子辟舍請罪。

六。晉文公攻原。累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

信名下帶者
信事信義
字魯修四作
信於君信於名
信於合信於事

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
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
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
名。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
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
之矣。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令返而御。吳
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

蚤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

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為也。遂自

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

為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

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

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

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

也

楚厲王有警。爲鼓以與百姓爲戍。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右傳

癸酉七月十五日再彭讀過之德於副本再思堂記

韓非子卷第十二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罪當故跖危生子臯。臯雖

有不忍之心。明者懷恩報德。以功受賞。臣不德君。功當故不翟

璜操右契而乘軒。功當受寵故襄王不知。不知功

也。故昭卯五乘而履屨。卯西却秦東止齊大矣而

猶富人而履屨也。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為失少室

周。周以勇力事襄王。貞信不誣人。有勇力多已者。即進之以自代。

二恃勢而不恃信。恃勢則信者不生心。恃信則有時不信。故東郭牙

議管仲。公欲專仲國柄，牙以仲雖忠矣，儻不忠，恃

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晉文公以箕鄭信誠

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駁行，必得所利。駁行不貞白

簡主之相陽虎。虎逐魯疑齊是行駁也。趙主

問一足。所以免禍者也。公曰：其信一足，故曰一足。

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君雖有師，臣當

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朝堂當莊燕

終身莊而遇害也。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當禁而利，當利而禁。

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當罪而譽，當賞而毀。

夫為門而不使入。門不入，不

委利而不使進。利

亂之所以產也。門不使入，利不使

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不費

金錢。鉅費金以齊王

屏不用玉壁。屏用玉以魏

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初治鄴不事左右，故君

猶盜嬰兒之矜裘，與跖危子榮

衣。盜者子不耻其父盜以父所盜衣於人明者見

衣不耻其父明以明所著衣榮人人所諂媚為莽

猶子綽左右畫。左畫園右畫方必不得俱成去蟻

驅蠅。以骨去蟻以魚去蠅則蠅蟻安得無桓公之

憂索官。公聽左右索官無與宣王之患驪馬也

臣下侵偏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獻伯

妻不衣帛晏嬰亦故仲尼論管仲與叔孫敖。仲有

以其太奢教有而出入之容變陽虎之言見其臣

也。而簡主之應人臣也失主術。虎言居齊已有三

人為君執逐虎言明已無私簡主應以私臣朋黨

之事言其舉非之譬樹枳棘者反得其刺也朋黨

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

人主明陽虎將為趙武之賢解狐之公。此三人皆

內不避親外不避讎而簡主以為枳棘非所以教

國也。主云所舉害已與枳棘者同此反教人為私也

大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

之直言武子之用杖。武子文子父子好直言武子

父子產忠諫子國譙怒。國怒曰夫忠諫者必羣梁

車用法而成侯收璽。車為鄴令其妹犯法明之管趙侯以為不慈免其官也仲以公而國人謗怨。仲不報封人之恩唯賢是用人怨謗也

右經

一孔子相衛。弟子子臯為獄吏。別人足。跪所明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出門。明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臯問明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跽以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以何以得此於子。明危曰：

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慨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明者行步危故曰明危也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既乘軒車又有輕騎

方以為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翟黃也。徒獨

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

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
寵之稱功尚薄。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東說

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養之以五乘使為將軍也

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

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

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

猶羸勝而履躄。羸利也。謂賈者羸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羸勝之人履草屨也。

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槩者平

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慤者也。為趙襄主力士。與

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

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徐子以自代。曰

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不以自代。恐

他人言之。而為罪也。有蔽賢之罪也。一曰。少室周為襄主

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

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

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爲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爲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爲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爲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爲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國柄焉。以管仲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

所之我務守之。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御之。陽虎

不敢為非。以善事簡主。與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

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

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

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

足也。哀公曰。審而是一固足矣。一曰。哀公問於孔子

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

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為樂正。故

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陸秀作。王代。崇。聖。若。風。搖。而。發。擊。解。左。右。不。能。言。而。合。信。信。之。自。信。之。太。公。曰。君。以。為。目。任。信。之。王。曰。吾。聞。上。君。之。而。與。交。者。書。其。師。也。中。君。之。而。與。交。者。書。其。友。也。下。君。之。而。與。交。者。書。其。使。也。今。寡。人。不。肖。所。以。交。者。皆。若。此。也。故。年。以。今。信。之。者。也。

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

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

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能敬順君故可愛也下君之所

與居。皆其所侮也。材輕且侮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

在。是以難之也。

所之我務守之

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

遂執術而御之陽虎

不敢為非以善事簡主與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

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

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

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

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一曰哀公問於孔子

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

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為樂正故

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③文王伐崇至鳳黃虛鞮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

何為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

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一曰晉文公與楚

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

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

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能敬順君故可愛也下君之所

與居皆其所侮也材輕且侮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

在是以難之也

夔一足也
一而足矣
使為樂正故

此下五條不
著文中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暫廢其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拊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賢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簡主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

賢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履以履之。

屨所履席太美則更無美屨以履之也。夫美下而耗上。言席美則屨

衣又當美求美不已。則居上彌有所費也。妨義之本也。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

不誅。不誅必為殷患。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

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

西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患。其必

昌乎。人人欲以其賢為其主。非可不誅也。且主而

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

好仁義。誅之不可。一說不用。故亡。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

倩對曰。博者賢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賢也。

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

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

為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

小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賢賤易

位。儒者以為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

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諂下則朋黨。諂上則尊敬。

④詎者。齊之居士。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西門豹爲鄴令。清尅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

甚簡左右。

不事君左右也

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

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

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

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

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

不受豹所納之璽也

齊有狗盜之子。與刑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

之裘獨有尾。

言裘尚有所盜之狗尾

危子曰。吾父獨冬不失

袴。

刑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以肉去蟻。蟻

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

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與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此條雜見非經文所叙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為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豸章。臣不如

入

傳切海甸切邑作

何元滿也
此三十二年左
何曰度厚曰
及子也區篇
入邑

也。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請以為大田。三軍既成陳。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為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⑤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晉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

律考

卷三

二

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多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苗貴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旂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潔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言辭制當誅之故可與也又何賀。

可與猶喜乎也註非

管仲相齊曰。臣賢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疎。乃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偏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自朝歸設鼓吹之樂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偏上也。

孫叔敖相楚。棧車。柴車也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

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偏下。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

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人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齊也。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邢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私讎不入公門。

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

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也。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向武之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所舉士

也。數十人。皆得其意。稱叔向而公察其賴之。及武子之生也。不利於家。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為賢也。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為相。其讎以為且幸。釋已

防安作解狐與邢伯柳為怨趙商主向於解狐曰孰子為上孝守
對曰邢伯柳可尚主曰非子之離乎對曰臣聞忠臣之孝賢也不相
仇離其廢不肖也不相親也尚子曰善道以為守邢伯柳南之乃
見解狐謝解狐曰舉子也然子私也往矣然子以異日

此條亦不見

邢伯柳為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
曰。舉子公也。然子私也。子往矣。然子如初也。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

⑥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為
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譏怒之

介異言介
異于人臣也

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
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
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
父矣。

介子反
人亦加

梁車新焉。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

後內

為
省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而免

管仲束紼。凡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

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

管子
卷之三

此條亦不見
怒中
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

此條亦不見
怒中

介異於人臣也
子國之子也

介異於人臣也
子國之子也

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一曰。解狐舉邢伯柳為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然子私也。子往矣。然子如初也。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

六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為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讎怒之。

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父矣。

父矣

梁車新焉。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

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

管子

管子

管子

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右傳

韓非子卷第十三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矜，而滅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而駕鹿。薛公知之，故而與二藥博。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馬。

下文三月
全事而
下走

二 人主者。利害之輶轂也。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弋也。患在國羊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犀首甘茂之道穴聞也。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卮。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三 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媼也。知賢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頡。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一 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其除之。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

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耶。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散府餘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惠施於民也。已與二弟爭民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

史記孝武紀
正新口先信
不臣作崇節
傷

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栢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貨。小斗斛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賢於山。澤之魚鹽龜鼈羸蚌。不賢於海。君重歛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

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爲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名。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舍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爲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

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爲。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食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後覆其飯。擊毀

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食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食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食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

弟子令徒役而食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蚩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齋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

殺之。以爲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爲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

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
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
耨而名。又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
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左
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
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
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世
之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
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一曰

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裔。太公望聞之
往請焉。三却馬於門。而狂裔不報見也。太公望誅
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
矣。周公旦曰。狂裔。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爲誅之。太
公望曰。狂裔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
法易教也。故以爲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
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旋其軫
也。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爲

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藥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而不爲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間。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公怫然怒。撫兵而投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爲文也。立有間。

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爲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大禮之。曰。曩者聞季之不爲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爲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騶私廐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藥子因相謂曰。爲公者必利。不爲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爲公。因私競勸而遂爲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錯之人主乎。夫駟鳥斷其下頷焉。斷其下頷。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駟乎。

夫明主畜臣亦然。今臣不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②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滅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翰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曰。田子方知欲爲廩而未得。所以爲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賢。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王曰。然則爲天下。何以異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爲廩乎。對曰。鄭長

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其可以爲此廩乎。

國華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爲德。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

皆賢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通穴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

心王在孔
卷之三

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
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日犀首。
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
下。犀首曰。衍其人臣者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
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
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
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
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
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已道穴聽之矣。

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為將。於是日也。郎中。
盡知之。於是月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
何匆匆也。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
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
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梁。王曰。然。使人召犀。
首。已逃入諸侯矣。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錢所通而無當。可。
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
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

雖有乎千金之玉卮。至賢而無當。漏不可乘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爲人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爲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曰。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爲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卮

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爲天下主。

③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

縣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長者。

楊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

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而往酤。而狗逐而

齧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

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

齧之。此術所以酸而不售也。

字
不
同

齟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賢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燠之則恐，焚之則死，灑之則恐，塗地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爲重，諸臣百吏以爲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爲已者必

利而不爲已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猛狗而齟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鼠而間主之情矣。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齧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佗家之酒，問曰：何爲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一曰：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燠之則木焚，灑之則塗墮，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

君左右。出則爲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爲已者必利。不爲已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術不行矣。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

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荆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踐雷者。廷理斬其軔。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雷。廷理斬其軔。戮其御。太子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

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茆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茆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茆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及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爲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茆門。廷理曰。非法也。舉及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士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

矜矣。是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爲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爲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爲能相萬乘。所不寵也。然疑家巫有蔡姬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姬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爲能相萬乘而不寵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

猶不免議之於蔡姬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姬。人主之蔡姬。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雖也。不相受也。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媼也在中。請歸與媼計之。衛君自請薄疑。媼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媼媼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衛君之愛疑。奚與媼媼曰。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媼也。曰。

不如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請決之於者蔡姬。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姬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為臣矣。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誦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

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爲法者也，其爲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毋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一曰：吳子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

欲媚子之故。謂燕王言禹傳位於益。終令啓取

之王遠

人主無所覺悟。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

而況借於權乎。

方吾知人皆知已不與同服者共車同族者共家恐其因而擅已

況君權可借臣乎

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況借於誠乎。趙

王惡虎目而壅明主之道。

王圃中虎目而惡之。左

於虎目遂殺言者

如周行人之却衛侯也。

衛君名辟疆。行人以辟疆天子

同號故不令朝改名然後納之

④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

有獨善之民。

吏雖亂賢人不改操殷之三仁夏之龍逢是也

不聞有亂民

而有獨治之吏。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故明主治吏不治民治

則民治矣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搖木本則萬木

目張吏正也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

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

執契亦然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駕馬牽馬推車則

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咸驚矣是以說在推

鍛平夷榜檠矯直不然負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

兌用趙餓主父也

⑤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

上高粱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主欲稅吏

不自定其輕重之節曰勿輕重而已吏因擅意因以富薄疑之言國中飽簡

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

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公巡人見有飢人及老而無妻者以告仲曰國有腐財則

人飢官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

父過之而為之泣也前礙飾後礙錯既不得前却遂旁而佚造父見之泣猶賞

罰失必致敗也

右經

①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意所欲馬必隨之也

恣欲於馬者。擅轡策之制也。以轡策專制之。故馬不逆也。然馬

驚於出羸。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策之嚴不足

也。威分於出羸也。羸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王子於期為駙駕。

轡策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

圃池。而駙馬駕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

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

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

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

而田連鼓上。成竅。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

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

與其臣共權。以為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

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臣共勢。以成功乎。一曰造

父為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服習之。故成也。效駕圃

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為趙簡

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羸伏溝中。王子於

期齊轡策而進之。羸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

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

馬賦行補
所下校文
楚新白

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

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

爲出彘以奪其君國。

罕用刑服國是由出彘用威懼焉馬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歛而殺戮民。田成

恒設慈愛。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爲渴馬。不以恩加

民。而田成恒以仁厚爲圃池也。

以仁齊物猶圃池也

一曰。造

父爲齊王駟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服成請效

駕。齊王王曰。效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

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

池。駢而走。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法。禁其衆久

矣。而田成恒利之。是田成恒傾圃池而示渴民也。

一曰。王子於期爲宋君爲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

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迹拊

而發之。彘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却。策不能進前也。

馬駢而走。轡不能正也。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

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

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

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

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爲出彘。而田成常爲圃地也。今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駕必敗。而道不至也。令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②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爲王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爲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訾毀也。罰之也。夫非令而擅禱。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

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
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爲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爲
之禱。病愈。殺牛塞禱。郎中閻過公孫衍衍出見之。曰。
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
曰。人主病爲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過公孫衍
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
舜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
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爲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
之。何里爲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亦閻過

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閭遏公孫
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爲過堯舜。非直敢諛也。
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
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
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爲
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
用者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
不爲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

謂草木著地而生也。

蔬菜橡

果棗粟。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
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者。使
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
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弃棗蔬而治。
一曰。令發五苑之蔬。蔬棗粟。足以活民。是用民有
功與無功爭取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
釋之。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
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曰。士賣官爵。

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

公孫儀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已者。不如已之自爲也。

③子之相燕。賢而主斷。蘇代爲齊使燕。王問之曰。

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一曰。蘇代爲秦使燕。見無益于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責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任何也。曰。昔者齊桓公愛

上日信三下回不句
云仍

管仲。置以爲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潘壽謂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子之大重。一曰。潘壽隱者。燕使人聘之。潘

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歿。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璽。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弃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巖穴之士徒也。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褫之資在子之也。故吳

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遂重。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共家。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觀之。盼然環其眼。環轉其眼以作怒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

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却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開辟疆土者天子之號

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偏。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名辟疆未必能辟疆故曰虛也

④搖木者。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拍擊也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

下。善張網者。引其綱。若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

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網者

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綱聖人猶張目

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

箠指麾而趨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

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耨時。有子父乘車過者。馬

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請造父助我

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

檢轡持策。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使造父而不能

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使身

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術則國之轡策也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撻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爲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撻檠。故身死爲戮。而爲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

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卽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爲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

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一日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爲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劫於李兌。

⑤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轆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致死。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

趙簡主出稅者。史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

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及反。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弃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宮中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也。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

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言雕飾之鉤飾在前。約鉤使奮也。錯鍍在後。鍍鍍也。以金飾之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

馬欲進則鉤飾禁之

則錯鍍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為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言賞則有毀。罰則有譽。故不知其此亦聖人之所為泣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馬有翟之文前則有錯飾。後則有利鍍。策則引之。退則策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策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鍍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

卷之五

五

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為泣也。

右傳

韓非子卷十四

韓非子卷第十五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難三第三十八

難一第三十六

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韓子立義以難之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

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

不厭忠信。

禮繁縟故曰繁禮。唯忠信可以學禮。故曰不厭忠信。

戰陳之間。不

厭詐僞。

非諂詐不能制勝。故曰不厭詐僞也。

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

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

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苟且取多。

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因詐得利

必以詐爲俗故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無復有忠信

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

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

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

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

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

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

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

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

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

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

亡兵弱，身歿名息。拔拂今日之歿不及，安暇待萬

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

於敵，詐敵萬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

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

詐偽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偽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

尼不知善賞也。

仲尼不知善賞。妄歎宜哉乎。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暮年。剛畝正。

相謙故正也。

河濱之漁者爭坻。

坻。水中高地。均者水之。

舜往漁焉。暮年而

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

苦窳。惡也。

舜往陶焉。暮年而

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爲天子。

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

堯在上。容人爲惡。仲尼謂堯爲聖者。奈何。聖人

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若堯以舜在上則自有禮讓何須舜以化之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暮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

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暮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今從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令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

管子
卷之五

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為君主味。君
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首子而進之。夫人情莫不
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豎刁
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
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奔其
母。久官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偽不
長。蓋虛不久。言蓋虛誠詐事不可久也。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
仲卒。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
或曰。管仲所以見止。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

辨甚巧

以去豎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
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為其主者。
盡死力亦不愛身也。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
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
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
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
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
姦。故為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
於臣而姦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自然姦不見用也。雖有豎刁。

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

臣力臣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

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

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

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

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

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

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

卑賤不待尊賢而進。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

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

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可賞賞可罰罰安無所蔽塞也

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

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

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

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

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

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穴竈生鼃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爲人臣者乘事

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

也。

臣有不驕僅合臣禮非有善可賞也

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

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

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

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歎息

聲。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

爲寡人戒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

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行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行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謂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

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為亂道。為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為亂道。為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與欲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眾。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

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宜刑。德修而隱不為臣用故宜刑也若無智

能而虛驕於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

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

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為治也。故

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晉代齊也。靡笄山名。韓獻子將斬人。邾獻子聞之。

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邾子因曰。胡不以徇。

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邾子曰。吾敢不分謫乎。

或曰。邾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謫也。韓子之所斬

辨語之文無有如此者

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而勸之以殉。勸之以殉。是重不辜也。斬既不辜。殉又不辜。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邾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邾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邾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邾子後至也。夫邾子曰以殉。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殉之謗。殉既不辜。益得一謗。是何言分謗也。昔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

此助為虐。更益謗也。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不辜。望邾子正。韓子之過。且望邾子之得之也。望邾子正。韓子之過。今邾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故曰邾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邾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邾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賢矣。然

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爲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爲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爲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爲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

或曰：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謂擅出其令。故曰不緣也。國無君。不可以爲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

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都丞官之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賢不就卑賤。二官雖卑奉命徵令亦不以尊即避卑即就也。故行之而法者。雖恭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賢。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穆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穆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翟程璜也。楚兩用

卷之五

韓非子

卷之五

七

昭景而亡鄢郢。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與鄰國交私以示已利故曰外市也則國必憂矣。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潛王一用淖齒而手身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誠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穆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難二第三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踴貴而屨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反。然變色曰。寡人暴乎。於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譽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卒問而應非深思也。亂國重典豈惡刑多在當與不當耳不在多少。此不察治之患。

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苟不當雖少。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北且不止。卽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爲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爲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耻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困。賜貧窮。論圜。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

公胡不復遺冠乎

或曰。管仲雪桓公之耻於小人。而生桓公之耻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倉困而賜貧窮。論圜。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耻。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爲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耻於小人。而亦遺宿義之耻於君子矣。且夫發困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圜。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遺冠得賜。常望遺冠。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爲非。此亂

之本也安可以雪耻哉

昔者文王侵孟堯莒舉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格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格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

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為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為智未及此論也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言損益若女工剪削彌縫隰朋善純緣言增飾若女工之純緣也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

之對君也。凡爲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于而于亡，處秦而秦霸，非蹇叔愚

於于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向曰：臣之力

也。不然矣。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聖門也二百，被

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爲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

身歿，蟲流出，尸不葬，以爲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

仲爲霸，以爲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爲亂，昔者晉

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咎犯極諫，故使反晉國，故

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而師曠曰：君之力

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

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

三。有司三請皆曰。告仲父。

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

曰仲父。

優俳優樂者各名。

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

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

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

人為勞於索人。何索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宰于

湯。百里奚自以為虜于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

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

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為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

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

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

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過於法則行。不

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

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

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

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歿其君而歸

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

文字精異辨
難不窮

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為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也。夫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讎。背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為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

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為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亦以明矣。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處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蟲流出尸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

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辨

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窵言。苟且也。無山林澤谷之

利而入多者。謂之窵貨。君子不聽窵言。不受窵貨。

子姑免矣。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

謂之窵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則辯

非說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

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

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辯聽之說。

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爲窵貨也。未

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

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穰。豐多也。雖倍入。將奈

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獨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

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

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紝。則入多。務

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

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

文法變化不可捉搦

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為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窳貨者。無術之言也。

公宛作趙簡子攻術

趙簡子圍衛之郭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簡子以犀為脅櫓而自臥之櫓櫓類也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

公宛是也。公宛作犀楯犀櫓。

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但君不能用之耳昔者吾

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

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

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

公授之圍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尊名於

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弊也。簡

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

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

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

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文能以賞信必

立於矢石間。簡子未可以速去楯櫓也。嚴親在圍。輕犯

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所以輕犯矢石而救者謂親愛孝子愛

親百數之一也。犯難救親百人無一人言孝稀也今以為身處危

而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愛於上。皆若孝子之

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能孝於親者尚百無一況

也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

齊

刑重而必。人不北矣。長行徇上。數百不一人。喜利

畏罪。人莫不然。將眾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

乎百無失人之行。行人未知用眾之道也。

七月十五日校書局印
冊畢
存彭記

